

#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智媒时代之播音主持教育\*

■ 陈虹 杨启飞

**【内容摘要】** 智媒时代,传播场景日趋虚拟化、个性化和移动化,播音主持教育也应积极探索与新场景特征相适配的发展路径。基于对国内外播音主持教育的调研,提出树立口语传播理念,重构教学实践场景,同时重塑人文价值理性,促进知识交叉渗透,培养场景传播能力,以从理念、设施和人才三个维度与智媒时代的传播场景相匹配,促进智媒时代播音主持教育的变革。

**【关键词】** 智媒时代;播音主持教育;口语传播;场景匹配

“场景”本是影视用语,指特定时空中的人、物以及其所生发的关系、氛围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场景”引入传播学研究,认为除了物理场景外,社会场景还包括媒介所创造的“信息场景”<sup>①</sup>,场景与技术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2013年,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伊斯雷尔(Shel Israel)提出“场景五力”,则明确了技术在场景构建中的重要地位。<sup>②</sup>

2019年,我国进入5G商用元年。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5G技术将加速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的高阶应用,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即将到来,<sup>③</sup>传播场景也相应地被颠覆和重构:新一代沉浸技术借与多维信息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而实现空间再造,传播场景趋于虚拟化;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技术使得针对性回复、个性化推送成为常态,传播场景趋于个性化;每个智能设备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收集端和输出端,多端口高速互联成为现实,传播场景趋于移动化……在此情景下,播音主持教育也必须创新求变,以因应智能传播场景需求,并引领未来传媒发展。

本文从场景视角出发,对智媒时代的播音主持教育(本科)进行前瞻性思考。依托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网”和教育部所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统计出我国265所提供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层次教育的高校(包括已暂停招生或还未招生过的院校,不包括专科、成人教育,数据截至2019年底),分析不同高校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的区别与联系。为实现更广泛范围的观照参考,将美国和英国的相关高校也纳入样本范围,初步检索后发现,美英两国均无院校开设播音主持专业,但美国的口语传播相关专业与我国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有诸多相似之处,英国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相关专业中含有播音主持教学内容,亦可用来与我国进行对照(见表1)。在文献调研的同时,辅以对台湾世新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以了解各校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教育的最新情况,对文献材料进行补充。基于以上,结合智媒时代的新特征,探索播音主持教育如何从理念、设施和人才三个方面与智能传播场景相匹配。

表1 英美两国高校与播音主持教育相关的专业信息(根据各校官网介绍整理)

国别	高校	院系	专业
美国	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Studies
	佐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艺术与科学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口语传播 Speech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际、组织和修辞传播 Interpersonal, Organizational and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闻学系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tudies	新闻学 Journalism Studies
	贝德福特大学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文化与传播学院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 Journalism
	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	新闻、媒体和文化学院 School of Journalism, Media and Culture	新闻传播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ZD043)的研究成果。

### 一、理念匹配:树立口语传播理念

播音主持教育为我国所特有,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行业性,以为广电媒体培养公共传播人才为初衷。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传播技术推动以音频、视频为代表的电子口语的发展,口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全面推行口语传播课程,做出了将口语传播纳入我国播音主持教育的积极尝试。

事实上,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公众说服和辩论活动,有着两千多年的学术实践和教育传统,其作为一门学科发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

个可以与大众传播分庭抗礼的学术领域。虽然在经历“去口语化”运动后,<sup>④</sup>美国高校的口语传播系陆续更名为传播系,但仍有不少院校保留有口语传播或相关专业(见表2)。国内而言,1992年,中国台湾的世新大学(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创立了口语传播系(2020年起更名为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2009年,厦门大学成立以言语传播为主的传播学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并随后于2011年成立以口语传播为主要方向的传播学系,“力争办成未来大陆雄辩家的摇篮”<sup>⑤</sup>,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均与西方的口语传播一脉相承。

表2 中美高校口语传播相关专业对比(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学校	专业	培养目标	相关核心课程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口语传播	了解信息在个人、群体、组织和文化中的建构、传播和影响以及沟通技巧、说服策略对社会成员的影响	口语传播研究方法、传播和语言的终身发展、语艺学与批评、人类沟通、公共演讲、人际传播、论辩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人际、组织和修辞传播	具有辩论和冲突管理技能,了解人际、组织、团队、公共、政治互动中的沟通过程及其对各关系的影响	人际传播、说服理论简介、小团体传播、论证和倡导、语言交流和文化、修辞理论综述、非语言传播、组织沟通、修辞批评
美国西北大学	传播学	能够分析、管理和改善各领域的传播活动,成为相应领域中负责任的领导者、积极参与的公民和开拓性的问题解决者	人际传播、论辩和辩论、公共演讲、语艺批评原则、说服理论、说服意象:大众文化修辞、关系传播、人际冲突、修辞学
台湾世新大学	口语传播系(无专业划分)	具有修辞素养、人际素养、组织素养、跨文化素养以及思辨与批判、人际沟通、团体与组织沟通、跨文化沟通、公共论辩能力	口语传播概论、口语语言学、演讲学、人际沟通、语言逻辑与批判思考、沟通伦理与言论自由、团体沟通、跨文化沟通、组织传播、辩论学、人际说服、修辞学、谈判与协商
厦门大学	传播学	熟悉中外大众传播与口语传播及战略传播理论与技能,能组织对外信息发布、信息沟通以及组织内部沟通等传播活动	广播电视主持人艺术、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语艺批评、公共演讲、说服沟通、非言语传播、辩论

口语传播聚焦透过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社会互动,<sup>⑥</sup>其使命是研究人类产制和交换符号的过程,<sup>⑦</sup>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传统的以“培养播报、主持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播音主持教育应包含于口语传播教育之中。然而,鉴于我国先后发布的3版《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发表时间分别为1998年、2012年和2020年)中均无“口语传播”这一学科或专业,因此考虑到播音主持与口语传播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我国高校多将口语传播设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之下,通过设立系所、开设课程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口语传播能力(见表3)。

表3 我国播音主持教育中口语传播能力的培养方式(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高校	简介
设立系所	中国传媒大学	2010年开始在本科生中全面推行口语传播课程,2014年成立口语传播系,隶属于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暨南大学	2018年成立口语传播系,隶属于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2008年成立语言传播系,隶属于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	2018年将“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更名为“有声语言艺术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将“播音主持系”更名为“语言传播系”,隶属于传媒学院
	辽宁大学	将“播音主持系”更名为“口语传播系”,隶属于广播影视学院
开设课程(上类高校不再计入)	已有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华侨大学、重庆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北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将口语传播、逻辑与修辞、人际沟通策略、演讲学、演讲与辩论/论辩等课程作为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进行教学	

播音主持教育对口语传播能力的日渐重视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配全社会对高规格高水准口语传播的需求,<sup>⑧</sup>而这一需求在智媒时代更加凸显。智能传播场景中,“受众”正向“用户”转变,按需生产、精准推送成为一大标准,“以人为

本”的传播理念深入人心;“屏幕”正向“界面”转变,有形中介日渐消弭,感官舒适被赋予更高期待,“读者”向“听众”转变,自然语言正代替键盘、触摸屏等交互方式被广泛应用。以上彰显了传媒发展的人性化趋势和生物性特征,体现了人

们对流畅自然的交互体验的追求,而口语传播正是人类最初、最自然、使用时间最长的传播方式。当前,在265所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中,主持传播能力仍是专业重点;已经开展口语传播教育的高校一定程度上则仍囿于播音主持这一公共传播框架之内,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都有待精细化和系统化。由此,智能传播场景中的播音主持教育更应坚定“口语传播”的理念,从培养程序化的语言“表述”能力转向培养作为言语生成主体的“人”的语言生产、传播、修正能力,适配智媒时代对会交流、善沟通的口语传播人才的需求,同时增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内功和底气,提升专业适用性和包容度。

二、设施匹配:重构教学实践场景

口语传播范畴涵盖人际沟通、团体沟通、组织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次领域,<sup>⑨</sup>这就使得其相较于主持传播而言,所涉及的场景更加多元。在传统的播音主持教育中,教室、演播室、录音棚等成为开展教学与实践的主要空间,而这显然无法满足口语传播对多元场景的需求。为应对这一变化,我国一些高校如中国传媒大学打造全媒体播出平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建设融媒体中心,通过整合多元空间,为播音主持教育提供更加广阔的教学与实践场景。这一做法实际上与英国高校异曲同工。英国高校并未开设播音主持这一专业,与其相关的内容多包含在传媒专业的相关课程中,成为学生的必修科目,这就意味着在日常教学中,播音主持类场景只占很小比例,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置身于数字新闻编辑室、多媒体套房等其他多元传播场景之中,提升口语传播能力。

表4 英国高校的播音主持相关课程及配套设施  
(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学校	相关核心课程	相关设施
谢菲尔德大学	电视与广播现场节目制作	多摄像机高清电视演播室、旁听席、配音室、广播工作室
贝德福特大学	广播新闻、广播电视、收音 & 录音、电视制作	广播电视演播室、数字广播工作室、数字视频编辑套件、电子编辑室、多媒体套房、在线设计工作室、无线电实验室
卡迪夫大学	陈述、媒体受众研究、数据新闻理论与实践	开放式机房、数字编辑软件、录音机、数码相机、摄像机

对教学、实践场景进行迁移同样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以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为例,其设有科技公共传播项目(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沟通周(Communication Week)等,为学生提供了公开演讲以及和校友、科学家、社区专家、教师进行讨论交流的机会;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则每年举办“全台湾高中生舍我杯辩论锦标赛”,为学生提供主办赛事、认识辩论的场所。通过积极举办各类赛事,辅以研讨会、工作坊等的开设,播音主持教育可促进学生与多方主体间的交流,从而跳出单一的主持传播场景,适配多元化口语传播场景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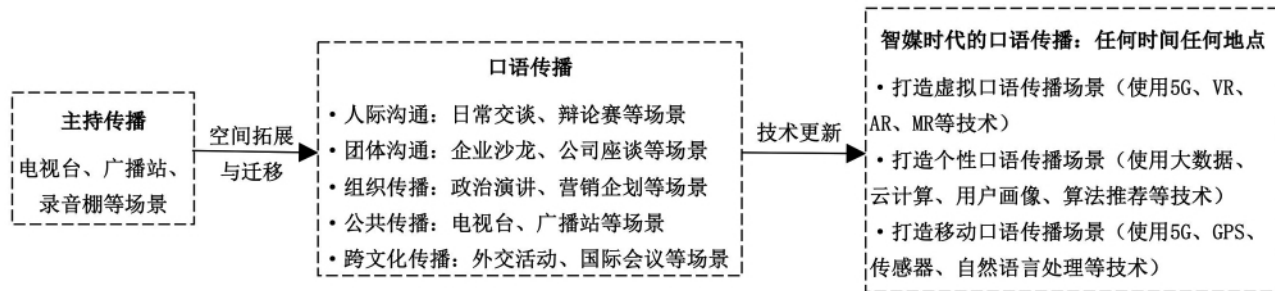


图1 智媒时代口语传播教学实践场景的重构方式

此外,进入智媒时代,口语传播场景被进一步拓展:车载设备、可穿戴设备、家居设备等都可成为有声语言的传播载体,室内固定环境、户外移动环境都可成为有声语言的传播空间。智能技术也为口语传播教学和实践场景的重构提供了支撑,如VR、AR、MR(混合现实)等技术能够打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实现空间重塑。由此,及时引进、更新技术和设施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已经投资300万英镑对原始空间和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使其符合业界最新标准且适用于未来的数字技术需求;卡迪夫大学亦不断根据学生需求的变化而对相关设施进行增补和更新。在我国,中国传媒大学已成立智能融媒体中心,拥有智能融媒体客户端、5G+4K超高清移动直播频道、智能化全流程创作示范生

产线、智能AI主播等设施;浙江传媒学院则已启动智能媒体技术研究院,建有国家广电总局媒体智能传播技术研究实验室,致力于推进智能媒体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未来,播音主持教育应思考如何最大化盘活这些既有资源,助力智媒时代口语传播教学和实践场景的复制与开发。

三、人才匹配:打造智媒时代的口语传播人才

无论是树立口语传播理念,还是重构教学实践场景,最终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为后天的人才需求储备足够的智力元素和能力学养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智媒时代的播音主持教育也应从价值、知识、能力等层面积极求变,培养与智能传播场景相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

## 1. 价值体系: 重塑人文价值理性

智媒时代, 虚拟化、个性化、移动化的口语传播场景将对现有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例如, 在虚拟场景中, 语言不再是人类的特有技能, 虚拟主持人、聊天机器人、语音助手等都成为口语传播的主体, 成为与人类交流沟通的对象, 然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情感, 现有技术也使得其并不能做到对韵律的完全把握, 口语传播的情感功能难以发挥, 人的情感何处安放令人担忧。在个性场景中, 广播电台能够为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语音内容, 智能机器能够根据个人喜好和要求进行语音回复或提示, 定制化、个性化、程序化的口语传播使人们只注意自己所选择的和令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 可能造成“信息茧房”“信息窄化”, 降低其接触和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在移动场景中, 时间和空间被压缩, 私人与公共的边界被消融, 技术“入侵”每一寸空间, 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愈发严重, “数据人”的隐私安全问题、“赛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都亟待解决。

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流动过程, 更是一个介入社会现实、建构社会文化、实施社会影响的过程, 播音主持教育同样不应只停留在对传播逻辑的顺应之上, 而更应超越并引导媒体发展。面向工具理性盛行、“异化”“物化”现象凸显的智能传播场景, 播音主持教育应坚守人文价值理性逻辑, 强化传媒伦理教育, 培养观照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口语传播人才。在表层的技术和职业层面, 要突出人的价值, 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扩大学生实践范围和沟通范围, 使其成为所从事领域的“反思批判者”和先进技术的“主动驾驭者”, 而非媒介宰制下和技术裹挟下的被动改变者; 在深层的责任和信念层面, 应促使学生成为有灵魂、有情怀、有担当的“伦理把关者”和“价值守护者”, 用正确的导向、先进的文化来疏解智能传播场景中可能出现的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一系列问题。<sup>⑩</sup>此外, 特定口语传播场景对人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如跨文化传播需要能够表达国家媒介语言、代表和建构国家媒介形象、<sup>⑪</sup>具备国际沟通和超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sup>⑫</sup>爱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因而至关重要; 人际沟通需要把握用户心理并提供相应信息服务的人才, 人本主义因而备受重视。在诸如此类的具体场景中, 播音主持教育可在把握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 对智能传播场景中的价值坐标体系进行进一步延展和深化。

表5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价值体系建构

场景类型	可能引发的问题	价值细分
虚拟场景	情感安放问题、精神操纵问题等	技术层面: 主动驾驭
个性场景	算法偏见问题、信息茧房问题等	职业层面: 反思批判
移动场景	隐私安全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	责任层面: 伦理把关 信念层面: 价值守护

## 2. 知识体系: 促进知识交叉渗透

知识的传授向来是人才培养的核心, 而智能传播场景对口语传播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兴技术的引入

要求知识面的拓宽, 机器智能的提升促进人类知识的转向, 情境的多元化则召唤知识的专精。为此, 应从基础层、支撑层、核心层等层面对知识体系进行变革。

文理结合, 拓宽基础层知识。学生身处智媒时代, 被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环绕, 理应对其基本原理和作用方式有所了解。传统播音主持教育常含涉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 应突破传统社会科学的藩篱, 积极吸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 增设人工智能概论、数据分析与处理等基础类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智媒时代的运行逻辑, 便于更好实现人机协同。而针对智能传播场景中可能存在的伦理、价值问题, 还应特别吸纳伦理学、逻辑学相关知识, 以匹配智媒时代口语传播场景的需求。

重视实践, 强化支撑层知识。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将人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能够通过一定符号系统而表述, 隐性知识则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情境化、个性化、难以被编码的知识。<sup>⑬</sup>智媒时代, AI主播等机器分享了人类对显性知识的习得能力, 隐性知识因而成为口语传播人才凸显自身价值的关键, 而其多经由具身实践所得。本文所考察的英美高校中, 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重基本持平, 且实习则可以计入选修课学分, 而在我国, 理论教育仍占据核心地位。由此, 可增设实践类课程, 将知识的传授与习得场所延展至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助力隐性知识的累积。

博精并重, 专注核心层知识。基础层知识的拓宽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 然而面对空前扩容的口语传播场景, 更需要定制化的“专家型”人才。对此, 可根据口语传播的主要场景开展模块化教学。如可开设“人际沟通”“团体沟通”“组织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模块, 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有选择性地对2—3个模块进行深入学习, 亦可根据智能场景的特征进行分类, 如开设“虚拟场景传播”“个性场景传播”“移动场景传播”等模块课程。

表6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知识体系建构

核心层知识	模块举例	模块	课程设置	工作规划
		人际沟通	沟通心理学、人际劝服	咨询服务
支撑层知识		团体沟通	冲突社会学、组织与管理	行政管理
		组织传播	公关关系、谈判与协商	宣传策划
		公共传播	语音与发声、演讲与口才	播音主持
		跨文化传播	中外礼仪、口译技巧	涉外管理
基础层知识		隐性知识: 实践类课程	显性知识: 理论类课程	
		人文社科类: 传播学、艺术学、修辞学、伦理学等	自然科学类: 人工智能概论、数据分析、算法推荐原理等	

## 3. 能力体系: 培养场景传播能力

场景(Context) 有情景、语境之意, 符号学的语境论认为, 符号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使用意义, 而使用意义离不开具体

的语境,口语传播更是如此,无论是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使用,还是对传受双方体验和感受的强调,口语传播都无法脱离场景而存在。在传播场景趋于虚拟化、个性化和移动化的智媒时代,场景已然成为媒体的又一核心要素,<sup>①</sup>场景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场景传播实质上就是特定情境下的个性化传播和精准服务。<sup>②</sup>就口语传播而言,场景传播能力意味着学生能够感知甚至深谙不同场景特点和用户行为特征,并以有声语言的形式迅速传播与用户所需求相适配的信息或服务。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时隔8年再次举办主持人大赛,过硬导向把控能力、新闻直播互动能力、多媒体应用能力、人格化传播能

力成为赛事新标准,这些都与场景传播能力不可分割。概括而言,场景传播能力是一项复合型能力,需要学生基于具体场景充分调动、组合自身智能,以实现场景的把控与调适。

多元智能理论将人类的智能划分为八又二分之一种,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和存在智能。<sup>③</sup>长久以来,我国的播音主持教育过于强调挖掘并培养学生的语言智能,而忽略了其他智能的发展,这不利于场景传播能力的培养。由于不同场景对智能强项和组合的要求并不相同,在实际操作中,应结合具体场景类型对不同智能进行比例调适,以实现智能与场景的高度匹配。

表7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能力体系建构

场景类型	具体场景举例	场景传播能力细分	智能组合
虚拟场景	博物馆VR体验配音、解说	擅于语言表达,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准确感知虚拟空间中的方向和情景	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逻辑数学智能
个性场景	智慧广播录制、一对一口语教学	擅长语言表达,能够认知、调节自身,理解、洞悉用户需求并与其交往	语言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
移动场景	网络直播、用户视频连线	擅于语言表达,能够快速感知不同移动场景中的自然和人造系统	语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自然观察智能

智能受先天条件和后天学习的双重影响,因此可从两方面对学生进行定制化培养。一是挖掘具备某一突出智能的学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能优势和劣势,高校可在招生之时就根据预设的就业场景招收具备特定智能的学生,亦可在学生入学一段时间后,基于学生表现进行分流。二是可推动虚拟仿真教学场景的开发,组建场景库对各类场景进行汇集和维护,并面向不同场景开设相关课程,开展模块化教学。如面向虚拟场景开设空间感知课程,面向移动场景开设运动与身体课程,面向个性场景开设人际沟通课程等,分别提升学生的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智能等。当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已在2020级学科核心课程中开设场景主持课程,意在培养学生对不同场景中

信息的感受力。而随着各院校对场景这一要素的日渐重视,未来口语传播人才的场景信息采集、感知、传播能力有望得到系统提升。

长久以来,“适应”行业与社会发展成为播音主持教育的共识,但“适应”终归是被动而无奈的,且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态日新月异,一味适应终归不是良策。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再到“智能+”,媒体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止,且仍将继续。未来,5G将作为一项引擎性技术,助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越来越深地嵌入媒体生态,播音主持教育也应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引领,把握传播、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培养口语传播人才为方向,在洞悉智能传播场景新特征的基础上率先“求变”,在风云变幻的智媒时代寻得立足之本和价值之基。

注释:

- ①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 ② [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页。
- ③⑤⑩ 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6、12、15页。
- ④⑥ 徐生权《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口语传播系”及其变迁》,《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41、39页。
- ⑤ 《“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中国政协新闻网,http://epccc.people.com.cn/n/2012/1229/c34948-20050951.html,2012年12月29日。
- ⑦⑨ 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口语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 ⑧ 《什么是口语传播教育?对话中国传媒大学丁龙江教授》,微信公众号“中传花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20LKJKA0518ID8G.html,2018年12月2日。
- ⑩ 廖祥忠《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第6页。
- ⑪ 陈虹、郑广嘉《国际新闻主播核心素养认知研究》,《当代传播》,2015年第6期,第39页。
- ⑫ 陈虹、秦静《全球化时代新闻传播全英文教育的理念与范式革新——从英语教学到跨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第143页。
- ⑬ [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 ⑭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第20页。
- ⑮ 蒋晓丽、梁旭艳《场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力量——场景传播的符号学解读》,《现代传播》,2016年第3期,第12页。
- ⑯ [美]霍华德·加德纳《多元智能新视野》,沈致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6页。

(作者陈虹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启飞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旭东】